

#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

## 揭開各大學歷史系的面紗

座落於文學院的歷史系，總給人一種「食之無味」的錯覺，為消除這錯覺，系刊特開專欄，邀請各校一代表就己系的學術特色、系風等問題提出個人看法，冀對歷史系有個重新認識。

對外邀稿實是件難事，在修書頻催下，亦只邀得六所，其中甚有由轉學入本校的同學代筆者，而台大、師大、政大一直未有回音，許是編輯組貿然邀稿，使之不能如期來稿，這點是令人遺憾的，此外要特別說明的是，這些看法雖不足表明該系的全部，但仍有其代表性存在。總之，儘管多有不圓滿之處，也算有了起頭，我們期望下次能作更深入的認識和交流。

### 東吳大學

雙溪紫秀育英才

劉慧真

由於本系是個十分「豐富」的系，因此很難清楚地描繪出她的「系風」。在此，筆者不願泛泛地敘述師長們是如何的諄諄善誘、和藹可親；同學們是如何的相親相愛、情感融洽；系上的風氣是如何的活潑蓬勃、文靜嫺雅兼而有之……

因為這種種的感受畢竟是屬於個人的。我只願誠懇地描述本系在環境、設備、課程上的幾項特色。因為那是我們能以自豪的最佳憑藉。

「雙溪紫秀，綠蟻平曠，勝境立宮牆」，東吳歷史系正

是位於士林的外雙溪畔。潺潺的流水，娟秀的蒼翠山林，孕育著「智者樂山，仁者樂水」的胸懷。有幸在此優美的環境中求學，實是賞心樂事！

當然，作為一個「歷史學徒」，生活並不全是「醉後看山」的愜意，更有「燈下讀史」，簡靜深思的一面。本系為提倡讀書風氣，滿足同學們的求知慾，特別成立圖書室，購藏各類工具書。如：專門著作、期刊、學報等，以供同學利用。雖然系圖的規模不大，但確實是同學尋找資料的重地。

如眾所知，東吳有個名聞中外的「鄰居」——故宮博物院。院內所藏的文物，不僅吸引了無數遊客，更為本系研究藝術史的同學提供了重要的資料——是的，藝術史的研究即是本系課程的最大特色！由中國藝術史、藝術史專題、中國畫論、佛教藝術……等課程名稱，即可看出本系在藝術史研

究上的熱誠。教授們以幻燈片配合著教學講解；偶而也安排同學到故宮博物院參觀，使同學受益良多。

本系自民國六十一年成立以來，「史蹟考察」一直是最受矚目的活動。「史蹟考察」，顧名思義即是對具有歷史意義的古蹟作一番探訪，定於每年的春假舉行，讓同學能夠親眼去看，親手去撫觸，親身去踏臨歲月的陳迹，領受一下身為歷史系學生的責任與自傲。歷年來，這項寓教於樂的教學旅行，已使本系同學的足跡踏遍全省各地，甚至遠及澎湖。

在本校他系同學的眼中，本系是一個「要讀很多書」的系；同學「看起來很文靜」，甚至有「文弱」的評語。此乃因同學們偏重個人自由，強調獨立發展，缺乏團隊精神，促使全系的力量不易凝聚，造成在全校性的體育競賽榜上「沒沒無聞」，這可說是本系特色中，唯一令人遺憾的！

### 成功大學

府城遺事有誰知

楊博閔

「歷史」是一個歷史名詞，對我而言，是那塵生疏而遙遠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我卻捲入了這個使「天才更天才，白痴更白痴」的暴風圈中；轉眼已屆兩年，心中頗有所感。

成大素以工學院系齊全而自豪，嚴重矮化了文學院的地位；加上地處台南，乃獨立門戶，發展上即有先天的缺陷存在，且教授之間的人事紛爭，更導致教學意願的低落，一些較好的老師紛紛求去，一時使本系呈真空狀態。「不被校方重視，師資量少質差，課程貧乏單調。」這大略是歷史系的現象。

「古蹟文化」雖是這兒的特色，可惜本系未能充分利用

。系上唯一與此有關的課程是「文物管理」和「台灣省誌」。前者偏重文物的考查與源流，後者則只是帶同學參觀古蹟、拍照留念，並沒有針對這些古蹟的存在、當時的政治環境、歷史背景做一具體詳細的評述。沒有人群的生命回憶，沒有歷史系師生的研究關懷，古蹟終成現代物質文明的掩飾，這真可說是中華文化的一大諷刺。

其實以現有師資配合著古蹟文化，台灣史研究應可成為本系的學術特色，無奈文學院淪為共同科目的配角及可能現

實政治的顧忌，種種的因素阻礙下，使系主任未能即刻做出決定，再加上史語所的課程支離破碎，給人感覺它的地位價值，只是用來平衡本系學生的心理。

衆所皆知，歷史的精神在於求真，那麼如果與我的理念——歷史就是生活相結合，那麼它就是在「反應人生」。社會是人群的聚合，制度是爲了滿足人事的需求，這些都是歷史組合的因子。換句話說，一切歷史記載均源於解決「人」的問題而起，所以，失去了人的主體性，歷史將變得毫無意義，我的「反應人生」的意義即在於此。因此學歷史者，須爲自己的生命找尋一套適合的價值觀，自我定位（並非一成不變），用完整的人格教育、生命情懷去學習歷史，使之生活化，讓人生變得更真、更善、更美！

反之，若將歷史當作一門純學問來研究的話，也許耗盡

## 輔仁大學

——清席無涯尋真理

輔大史研所以治西洋史著稱，大學部的歷史系多少也有此傾向。在西洋史課程安排上，除了固定的西洋上古史、西洋中古史、西洋現代史外，特別將西洋近世史分成二門重頭課——十七、八世紀歐洲史和十九世紀歐洲史。期能對西洋近世的狂飆有較清楚的介紹。此外，私立學校經費長期短缺，教育部許許多多必修選修的規定，使整個運作，很難有更大的彈性去發展特色。

輔大歷史系風以開放見聞於校內。觀念、討論，不敢說具多少學術風氣，但至少兼容並蓄。許是受歷史學的專業

一生依然徒勞無功，因如前所言「歷史即是生活」，故凡與生活有關的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均與史學有密切的關係，在這樣龐大的學問中，想「博通」都難，更何況「專精」呢？所以我們該用多種角度來窺視歷史，方能有所得。

成太在「技術」人才充斥的環境中，社會價值的籠罩下，亦難逃功利主義的魔掌，造成文學院的學生一進來，即被貼上「弱小民族」的標籤，除非心靜如水，學有所得，否則實難免功利歪風的牽引，因此系上就在修輔系一大堆，蹣跚一大群，得混且混者及師資不佳的惡性循環下，讀書研究風氣一落千丈。

「歷史給我一種真實人生的感覺」，這種感受遠超過熱門科系的出路保障，所以，儘管歷史系在校地位低，系風不振，我依舊決定留下來繼續研讀它！

——陳中芷

訓練之影響吧！

對於個人由新聞學校畢業轉入歷史系，好奇、驚訝者不乏其人。其實覺得不解的人忘了一句話：「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歷史」。人類至始至終活在新舊交替的歷史長河中，一刻也沒離開過。

大學該是一個開放、自由、研究討論真理的殿堂，它不該有任何政策性的指導原則，教條化權威式的思想模式。這對特別容易受到外力干預的人文學科而言，應是頗具深意的。進入歷史系一年半，許是未窺堂奧吧！感到的竟是深深的

挫折。挫折並非來自本系，而是對整個高等教育的失望。

且讓我換個角度來說吧！就選課而言，任何一位歷史系學生，均知「二個中斷、二個西斷、一史學史、一專史、一國別史」是啥意涵。然每位學生是否均有必要照這規定修完四年的選修？假設他希望能在四年中全力放在中國史學上呢？如果他願意修三個中斷、一個西斷又有何不可呢？而現代史學與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心理等專業領域緊密結合，在課程設計上，又有多少連繫？

當西方史學界走向年鑑學派宏觀巨視的史潮時，我們的大學史學教育仍然停留在如此窄化、刻板、規格化的訓練上，叫人憂心何以培養出史識、史才？所以，每個學校的歷史生都差不多，沒有太多特色。

德國大學生六〇年代後，逐漸以各種「學域」(Fach-

Bereichs) 取代原有的學院、科、系，逐步走向科學整合，兼顧相關學科之間橫的連繫。而德國大學生擁有自由選課、自訂課程與所修年限，不受任何學程規定。當然，他們得接受嚴格的學術淘汰訓練，包括考試、論文。

沒有好的制度保障、配合，學術的理想永遠只是烏托邦。不要怪現代大學生追求物質。請問主掌高等教育的前輩長者，究竟花費多少心力深思過「德國大學能一直維持世界學術地位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不論大學是「高級職業訓練所」或是「追求真理的殿堂」，此時此地的歷史系學生永遠迷失在兩端！

站在輔大文學院的二樓，面對其下一片草地，人來人往，是如此的古典又現代，夾在新與舊，東方與西方中，歷史系學生的感受當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！

## 東海大學

——幽居翠嶺斷古明

在接獲聯考成績單後，心裏就有了譜，知道自己只有念私立大學的份兒了，於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有著我歡樂童年的東海，不只是因她離家近，更是因對她有一份親切的熟悉感。學校選定了，但對該念什麼系卻苦惱不已，歷經一番心理掙扎，終於捨棄了社工，選定歷史——自此我跟歷史就結上了這段剪不斷的牽掛。

坦白說，在東海的一年，回憶起來，印象最深的卻是她浪漫夜景與朦朧的晨霧，而大一的課程多是共同科目，對

於「歷史系」的定義一直是懵懵懂懂，所以今天這篇對東海

歷史的介紹寫來頗感吃力。概括來說東海歷史在教學、學術研究上較著力於專史與斷代史方面，每位老師在自己的研究範圍上，均是不遺餘力地鑽研，再加上系上設有研究所，所以對老師的要求甚嚴，一般說來系上的師資相當整齊充裕的，時有老師替換著出國吸取新資訊；另外系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，那就是大部分的老師均是東海的老學長，其實這應該說是整個東海的特色；也因此老師與學生之間多了一份學長姐與學弟妹的親近，這份親近形成了整個系的開明民主風氣

——張杏慧

，師生之間幾無隔閡，系圖中、系辦公室裏，或老師研究室中時時傳來師生高談闊論的朗朗笑聲；系主任對於老師與學生的意見總是欣然接受，斟酌之後盡量地加以改進；真可謂下情上達，管道暢通。至於歷史系在全校的地位，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，很難標明的，但歷史系在全系師生心目中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，就算是別系的學生也都是如此，其實在東海校園中並無所謂地位高低的問題，各系之間總是互相尊重的。

雖在某些原因之下轉學，但仍舊執著於歷史，很難說是

## 文化大學

萬壑之上暮高遠

本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二年，創辦人張其昀先生乃史地系出身，對於文史教育不遺餘力，故圖書館藏書亦以文史類居多，由此可知本系在校內的優越地位。

本系因設有研究所，師資陣容頗為堅強，且教學態度認真，此為本系最大特色之一。如王吉林的隋唐五代史、朱重聖的宋史、雷家驥的史導、王恢的中國歷史地理、吳智和的明史、賴福順的清史、楊紹震、王綱領、羅漁、董志達的西洋史。研究所師資之精良更遑論。一般而言，本系著重於中國史的課程。

除了本系擁有圖書豐富的獨立研習場所外，本校總圖亦有豐富史籍可資利用，最大特色是成立「史學文庫」，現有圖書七千餘冊，由師生捐贈，或由史學系、史學社專款設置

為什麼，也許是理想，也許是夢想，更或許是心中的一份堅持——不相信歷史系真如外人所說的「難唸」。不過近兩年來的歷史路程，確實帶給我一些失望與無奈，家人親友的不認同尚在其次，歷史系學生的不積極才叫人心寒，總覺得動者各自發展、自立門戶，惰者則飽食終日，不知何往，更有麻木者，混混噩噩度日，對一切事物似無動於衷；也許是各人的價值觀不同，所以生活態度也不同吧！不過歷史系確實須要增添一點活力，打上一針強心劑！

（本文作者現就讀於中興大學歷史系）

謝德隆

，並開教授研究室開架陳列期刊雜誌；另又訂購或交換國內有關史學之刊物數十類，一併陳於文庫中，供師生參考。

教學與研究相配合，亦為本系特色之一。十餘年來在教授指導下，本系同學先後完成中國歷史地理志之兩漢篇及歐洲史辭典等書。此係鼓勵同學實際參與研究工作的途徑之一。此外老師也在課餘發表論文和著作，著作且由本校圖書出版部發行，對學術的提升和激發研究的風氣助益不少。

當初雖非以第一志願入本系，但時間告訴我：它是個不錯的求學環境。老師的博學、書籍的齊全滿足了我的求知慾。兩年來的學習，知識的面紗一一掀開，已逝的過去不斷的感動著我，雖在史學系，而我們卻讀遍人類全部文化，對國家社會有股莫名的濃厚關懷與探討。史學文庫是同學的「學術交誼廳」，更像一處溫暖的家，課後，同學不忘「回顧」

，由此增進了彼此間的感情和腦力的激盪。另外本校的博物館也成本系學習和上課之處，陳列的古物，使同學與歷史的關係拉得更近；學習館中的擺設及考證，不但是一項「技術」的獲得；更是知識的擁有。

## 淡江大學

淡水悠悠澱俗思

二年前，凝望淡水斜陽以求心靈寧靜；二年後，中興湖畔的漫步，同樣能解去煩憂。在此，應學妹之邀，願就己所能，簡介淡江歷史系，以便讓學弟妹們有所比較。

淡江校園之美早已名聞於各校，但其力求學術精神，亦不容忽視。歷史系在此校風下，亦努力朝向學術化。系上曾多次舉辦學術會議或研討會，更特別的是有由學生提出論文，由學生講評的研討會，師長們只從旁協助之，試辦成效良好，提高了同學們研究的興趣。

在眾多課程中，臺灣史可能是較具特色的課程。除了課堂上聽講，同學們還多次隨著周宗賢老師深入全省各重要史蹟參觀，經老師的現場解說，使同學們對臺灣的陳跡各具情感與了解。另藝術史課程除放映幻燈片外，並由老師帶領至市立美術館參觀展覽作品；清史課程亦曾參觀故宮。不流於完全書本上的知識，而能實際參觀以求更徹底了解，或許可說是本系不同於他校之特色吧！

本系另一特色是組成相當歷史系色彩的社團「史蹟社」。自為大一新鮮人所舉辦的「淡水古蹟遊」至每年一度的「

歷史是經得起時間考驗，不若其他學問一失「時效」而趨靜寂的，它是人類文化的根，串連著過去與未來，使有心者擁有無比的矜持與重責——這是身為史學系學生的期許。

（本文作者現就讀於中興大學歷史系）

馮玉婷

民俗週」，上述之全省各古蹟之參觀亦由此社主辦。由於有些是全校性的活動，必須全系同學的參與方能辦得有聲有色，故本系之活動力與向心力還算不錯。同學們到了二、三年級身兼數職者彼彼皆是——而歷史系也在一些活動中打響了名號。

雖本系在文學院中並非最受重視，但也不落人後。每年入學成績僅次於幾個所謂熱門科系。同學們雖多非以第一志願進入本系，但執著於史學者却不少。轉系之風在本系亦有，近年來流動較大，但還不至於一班只剩二、三十人的情況產生。且轉系者多為降轉，是經深思熟慮的結果。而留在本系者則有的志於研究所，有些則是因對本科系之興趣與執著，這與他校之同學應無太大的不同。

歷史系四年下來的訓練，雖不能使我們成一家之言，但至少對生命有較多的反省與認識。今日社會雖較不重視本系，但我們亦不必做「俗子胸襟誰識我，莽紅塵，何處覓知音，青衫濕！」的感慨，唯有歷史能證明歷史的重要性，身為歷史的傳承者，是何其有幸！

（本文作者現就讀於中興大學歷史系）